

龙老师说，让他稍微感到点儿欣慰的是，虽然外出乞讨的学生很多，一般到假期结束时，这些外出乞讨的孩子都会按时回校上课。因为这个，孩子们还没有失学。多么可爱的孩子！像一群饥饿的小鸟，假期到外面讨点儿钱，忘不了按时回来，交学费读书。

## 乞讨学费否则失学

2004年3月1日，金羊网发布《新快报》的报道：“丐乡”凯里三分之二的学生假期外出乞讨挣学费。这篇报道是这么说的：贵州省凯里市是全国有名的“丐乡”，据称这里有些镇60%的人都出来“讨饭”，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凯里市一个小学有近三分之二的小学生曾在春节期间外出行乞，积攒学费。

看见这样的报道，人的心里都不会好受。孩子是祖国的未来，是祖国的花朵，可是这些祖国的未来，却在花朵的年纪，外出去乞讨，为的是交学费，能够读书。

记者是这么写的：

“你们凯里出去讨钱的人好像比较多？”当我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个问题时，无论是宾馆的服务员，饭店老板，还是出租汽车司机，对此的第一个反映都是尴尬地一笑，然后立即辩解说：“你说的主要是凯棠乡和三棵树镇板溪那边，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去讨钱的。”

因为讨钱的人太多，板溪来的出租车司机从不说自己是板溪人。于师傅是开出租汽车的，他告诉记者板溪是个片区，那里包括三个村，居住的都是苗族人。他说：“唉，那里太穷了，不去讨钱没办法活呀。我家原来就住在那边，但我现在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是板溪人。基本上家家都会去讨钱，不去的很少很少。特别是每到寒暑假，村里的小孩差不多都跟着出去。每次我一说自己是板溪的，就会有人问我去讨过钱没有。”

在三棵树镇教育辅导站，记者找到当地一位姓龙的老师作向导。龙老师33岁，毕业于当地一所师范学校。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，龙老师叹了口气，他说：“我们这里实在太穷了，不瞒你说，我读书全部都是借的钱，欠下的债直到去年才还清。”他介绍，镇里5万人，每年外出打工的差不多有1万多。能出去的都出去了。每年一放寒暑假，板溪一带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到外面去讨钱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去乞讨？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不好，山高、地少、交通不便，人多地少，地里的粮食连吃的都不够。

龙老师说，让他稍微感到点儿欣慰的是，虽然外出乞讨的学生很多，一般到假期结束时，这些外出乞讨的孩子都会按时回校上课。因为这个，孩子们还没有失学。

多么可爱的孩子！像一群饥饿的小鸟，假期到外面讨点儿钱，忘不了按时回来，交学费读书。我们这些大人干什么呢？我们高谈阔论如何让学生适应考试，如何把每个孩子都训练成能考出高分数的选手，对这些乞讨学费的孩子我们却爱莫能助。

在这些外出乞讨的村庄人们能看到的是，一幢幢木屋不但陈旧，而且好些房屋的木板已经腐朽脱落，有的村民在洞口拉了塑料袋抵御风寒，而有的则直接敞露着。记者说：“尽管心里早有思想准备，这一切仍然让我感到震惊。”

“我们到达时，正是放学时分，身着花花绿绿的孩子们蜂拥而出，很少有人背书

包，大都把书直接抱在手里。”这是记者看到的。山村的孩子在读书，山村的孩子没有书包。山村的孩子穿得“花花绿绿”的，他们没有校服。

看到这一段，我差点儿掉泪。我把它讲给我的女儿听，她说：“爸爸，我早就不想背书包了，书包多重。要是老师准许，我也抱着书去上学。”

我说：“孩子，山村的小朋友没有钱买书包，他们多想像你一样有个好看的书包背啊。”

我女儿又说：“爸爸，我也不想穿校服，我想穿花衣裳。”

我说：“孩子，那不是花衣裳，那可能是补丁儿什么的，把衣服弄成花花绿绿的了。”

女儿眼里有了泪花，她说：“这些小朋友真可怜！我们给他们点儿钱，让他们买书包吧。”孩子的心是善良的。

在上海全国第五届少代会上，就有不少小朋友的代表提出关注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，他们知道进城务工的民工子女是在比他们困难得多的情况下读书的，他们想帮助这些小朋友改变状况。可是孩子们太小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。我想要是让他们知道有的小朋友没有学费，他们也会伸出援助的手帮小朋友的。但是如果让他们知道，有的小朋友为读书不得不去讨钱做学费，孩子童真的心灵又会对这个社会如何想呢？

让我们再来看介绍，这所走出没有书包，穿着“花花绿绿”的补丁衣服的孩子的学校，有多少学生在假期出外乞讨？

校长李杰说：“差不多有六成左右的学生会在假期外出讨钱，尤其是在春节期间。这些外出乞讨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家庭比较贫困的，如果不乞讨，他们很可能就会辍学。”该校 302 名学生，有 196 名学生今年外出乞讨。

李英平是个 15 岁的小姑娘，记者见到她时，这个孩子刚刚从佛山“讨学费”回到村里 10 来天。小姑娘说：“头天考完试，我们第二天就去了，我们扒的是煤车，一共有 12 个人，去过肇庆、佛山、龙江、西桥，我们住在大街上，下雨就躲到别人屋檐下。”

记者问：“为什么要讨钱？”

“因为家里没有钱，我想读书。”小姑娘抿着嘴回答的时候，眼睛红红的有些湿润。

她告诉记者，自己 4 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，后来爸爸给她娶了个哑巴后妈，并给她生了一个妹妹。他们家四个人，但却只有她爸爸一个人的土地。因为家里穷，她 8 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村里的人一齐出去讨钱。一般一天能讨十几元钱，讨回来的钱都拿去买粮食吃。一直到了 10 岁那年，她才用自己偷偷攒下的钱上了学。

记者随李英平到她家，这是一座木板已经发黑的木屋，一共两间，屋里除了一些农具外，连桌子都没有。李英平的母亲是个 30 多岁的农家妇女，从墙角搬个小板凳给记者坐。正和她说话的时候，李英平的父亲回来了，是一个瘦小的男人。说起孩子乞讨的事，他低下头喃喃地说：“没有办法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，要是有一点办法，我也不会让孩子出去……”

2 月 24 日李明飞从学校回到了家。今年 17 岁的李明飞正上高一，他因为没有钱交学费，只好休学一年，准备外出打工挣到钱后再继续上学。当然这只是孩子的

愿望，能不能实现，谁心里也没底。

李明飞在家里排行老二，哥哥患甲亢早已辍学在家。两个弟弟，一个读初三，一个读小学六年级，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三年级。父亲前些年因为带头组织村民阻挠计划生育工作被判刑坐牢，刚刚刑满释放。母亲身体不好。这些年，全家人一直靠外出乞讨缴纳学费读书。

“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跟着他们出去讨钱，一直到初三，从来没有在家里过个春节。”站在自己家四面透风的房子里，李明飞伤感地说。2004年寒假一放，李明飞和他的弟弟、妹妹、母亲一起到广东开平、台山等地讨钱，一直到2月9日开学时才回来，但是四个人只讨到1000来元钱，这还不够偿还他上学期欠下的生活费。

“三弟在凯里六中希望班，那里不用交学费，不然他也一样跟我读不成的……我开学后也去上了一个星期的课，可是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，我只好偷偷跑回来了。”李明飞说的时候，眼泪就在眼眶里直转。

李明飞的舅舅在旁边插话：“其实，我们准备把牛卖掉，给他上学的。”

李明飞大声反驳：“那咋能卖？卖了用啥耕地？”

走进李明飞的卧室，外墙一面的木板已经全部腐朽，全靠塑料袋遮风挡雨。李明飞说，他准备3月份到广州去擦皮鞋。

中国这块土地又将少一个读书的孩子，都市里又将多一个擦皮鞋的打工仔。

知道这些，你的心痛不痛？我想每一个善良的人、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，都会心痛，都会感到喘不过气来。

在小学生乞讨学费的同时，读中专的贫困生情况也没有好多少。黄廷君来自云南省麻栗坡县猛洞乡坝子村，现在云南省水利水电学校水电水泵电力设备专业二年级402班读书。他说：“2002年8月31日，是我到校报到的日子，可家里太困难了，一直没筹齐学费，所以我才延迟了好几天，后来我知道，我是我们班最后报到的人。报到那天，我的心情很沉重，可又感到很幸福，毕竟自己成了一名中专生。钱是借来的，交完学费后，已所剩无几了。我一直在思考，自己该如何度过以后的生活呢？”

思考的结果，其实也是被迫无奈的结果，这个中专生干起了“捡破烂”的勾当。他先从校园里的矿泉水瓶开始拾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提着个编织袋在学校的篮球场上、校园的垃圾桶里寻找瓶子。一个多月后，他找到1000多个塑料瓶，卖了50元人民币。

这期间有多少辛酸？

王廷君说：“一天晚自习下课，我在教室里继续看书，等同学们都回宿舍休息后，我开始翻捡教学楼垃圾桶里的水瓶。将近12点时，我回到宿舍门口，门上贴的一张纸让我一下子惊呆了，那张纸上赫然写着“垃圾回收站”5个大字。当时，我全身的血液猛地往头上冲，心里难受极了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走进宿舍躺到床上。”

但是为了读书，王廷君挺过来了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穷人的孩子只能自己救自己。一个中专生靠“捡破烂”维持自己的学业，而且据王廷君介绍，现在还有好几个同学加入了他的行业，帮助他一起捡破烂，他说这是他忙不过来时“雇佣”的同学。这些同学无疑也是像王廷君一样的贫困学生。

据昆明市政府有关部门初步统计，目前昆明市人、户分离的人近 50 万，暂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 103 万。这些人口大多数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出租房里。据悉昆明市流动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近 18%，这个比例和上海差不多，全国如北京、广州的流动人口比例更高一些，其余大中城市比例大概和这个接近。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，民工的孩子是城市的边缘群体，这些儿童又有没有学费读书呢？

我引用《生活新报》的一组报道，让我们看看这些边缘的儿童是怎么失学的。

#### 捡垃圾的小孩

天刚刚亮，昆明菠萝村金汁河边，一个脚穿破运动鞋，背着编织袋的少年正在一堆垃圾中翻拣塑料瓶、纸板和废纸片，清晨的冷风吹着他单薄的身体。这个少年叫黄龙，14 岁，他已经在昆明拾垃圾近 3 年了。

黄龙家在贵州毕节，他说家里田少，爸爸妈妈很多年前就来昆明打工，自己和妹妹、弟弟都留在家念书，平时与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过日子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。

黄龙读了 3 年多书，小学四年级下学期，他就不想念书了，因为弟弟妹妹成绩好，家里没法同时供养 3 个孩子念书，他决定自己辍学，让弟弟妹妹多念些书。听人说，外面钱好赚，他一心想着外出打工。

2001 年 5 月 8 日，五一节学校休假刚复课，那天，他偷偷从爷爷房间抽屉里拿了爸妈刚寄回来的 200 多元钱，坐上客车前往昆明。

第二天上午，黄龙找到了自己的父母，这时他才知道父母在昆明的工作是捡垃圾。

黄龙每天一般六七点钟起床，背着一个编织袋出门，夜里扔垃圾的人比较多，只有早起，才能捡到更多可以卖钱的东西。

少年人贪睡，早晨常常起不来，但想着爸妈身体一直不好，3 人每天都要花上一笔钱，家里弟弟妹妹还等着寄钱回家读书，爷爷奶奶也等着钱看病。他只能强迫自己起来，所以捡垃圾时常常感觉自己在睡梦中，迷迷糊糊的。

让他记忆最深的是，有一次，因为睡眠严重不足，在金汁河边捡垃圾时，自己不小心掉进了河中，全身湿透了，被冰冷的河水一刺激，才清醒过来。还有一次在穿金路上过马路时，神情恍惚中差点被一辆大货车撞翻……

他告诉记者，在昆明捡垃圾的小孩，他几乎都认识，从五六岁到十五六岁，多数是从四川、贵州、湖南和云南的州县来昆明打工的民工小孩，少数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，往往是父母捡垃圾，孩子也跟着捡垃圾。

“我今年 15 岁了，也不知道还要捡多长时间的垃圾，或许一辈子吧？每次路过学校附近，或者走在大街上，看见穿着整洁、背着书包的同龄人唱着欢乐的歌儿从身边走过，我就会想起以前在学校里的生活，我很想念读书时的那些老师，很想念那些同学。”这是黄龙告别时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#### 卖报的小孩

在车流与人流的中间，晃动着一个瘦小男孩的身影，看上去他的年龄不过八九岁，双手抱着一叠厚厚的报纸，紧紧盯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。这时，路口的红灯亮了，一辆夏利轿车停在了他的前面，他

迅速跑过去，急切地询问：“先生，买份报纸吧，1 元 3 份。”

这个卖报纸的小男孩叫杨小文，今年 10 岁，家住湖南浏阳，在昆明卖报纸已经

一年多的时间。杨小文有3个姐姐，当年父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女孩，在“没有儿子便绝代”的传统观念下，父母一直期盼着生个传宗接代的男孩来延续香火。家乡计划生育抓得紧，二姐出生后，父母就开始在贵州、江西等地四处躲藏流动，本来就非常贫困的家变得更加一贫如洗了。

2002年12月中旬，杨小文一家人离开江西，来到了昆明，他们前来投靠做生意的叔叔。到昆明后，才知道，叔叔一家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困难。叔叔并不像他们想像中的那样在昆明赚大钱，他和婶婶一起在昆明靠流动卖报为生。

杨小文每天6点多起床，然后骑单车去报刊零售批发处拿上几十份报纸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他告诉记者：“卖报纸并不是件简单舒服的工作，受到的委屈和艰难只有卖报人自己知道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，谁又愿意日晒雨淋、起早摸黑地走街串巷满城叫卖？”

“在昆明卖报的小孩不在少数，每天就赚几块钱，多的时候10多元。我天天面对报纸上的新闻，但我不认识几个字，只能常常对着报纸发一会儿呆。如果哪一天我也能像别人一样，可以读懂每一条新闻，看懂每一条消息，那该多好呀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杨小文和记者告别了，他抱着报纸的身影渐行渐远……他的报纸没卖完，还不能回家。

#### 偷东西的小孩

2004年3月27日晚上8时许，昆明理工大学的徐小姐背着包从白龙寺农贸市场旁走过。

突然，她发觉身后有人在扯她的包，她回头一看，瞧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拉开她背包的拉链，伸手去拿包里的东西，徐小姐一声惊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那个小孩一见被人发现了，一溜烟跑进了一条黑暗的巷子。

一个长期在白龙寺农贸市场做蔬菜生意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，在世博园周边片区的云山村、波罗村、白龙村、刘家营等地方，居住着很多来自四川、贵州、湖南、福建、江西等省和云南州县的外来人员，早在几年前，白龙路、穿金路等地方就常出现小孩白天向游客乞讨，夜晚偷盗过往行人东西的现象。

说到这里，中年妇女突然指着菜市场口的一个瘦小的男孩说：“他就是一个，你等着瞧吧，他一会儿就要向过路人下手了。”

8时10分许，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扶着一辆自行车从白龙路上拐了进来，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书包。她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，另一只手扶着车慢慢往前走。这个小男孩跟在车子后面，弓着身子悄悄接近，突然伸手去取女孩车后座上的书包，书包也许被绳子拴住了，小男孩跟了10多米远没有把包拿下来。这时女孩发觉了有人在扯她的东西，慌忙回头来瞧，小男孩做了个鬼脸，跑了。

8时30分许，男孩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，这次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。他一直跟着女学生走了两三百米远，当他伸手拉开书包的拉链，掏出一个钱包时，被女学生当场抓住……

记者从一个租住在刘家营村的水果摊贩了解到，在世博园周围片区白天乞讨，夜晚偷盗的小孩，年龄从三四岁到十余岁都有。白天，这些小孩常常向前往世博园、金殿的游客要钱，遇到年轻恋人或者外国游客，便围上去抱腿拉衣服，甚至直接叫“爸爸，妈妈给点钱。”许多游客以为他们是孤儿，不忍心推开他们，常常给他们点儿钱物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这些小孩都是失学儿童，并非孤儿。有的还是受父母指使专门以此“谋生”的。

#### 擦皮鞋的小孩

记者在新迎小区一家饭店用餐时，认识了一个 15 岁的擦皮鞋的小孩。这个小孩告诉记者，他叫邓忠，昭通人。

邓忠的父母是擦皮鞋的，父母来昆明已经 6 年了，家乡人口多，田地少，生活过得很艰难。邓忠说，他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多的学，5 年前来昆明，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。可是，和邓忠的谈话，明显感到他比同龄人“早熟”。

“并不是不想读书，家里太穷了，哥哥、妹妹、弟弟加上我，我家共有四兄妹，父母在昆明擦皮鞋，我们兄弟也先后上昆明擦皮鞋了。

“你去过昭通吗？你去了就知道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出来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了，不是不想家呀，那儿比起昆明来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。

“你问我未来的打算？我也说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种情况的人，现在还是很多的，常常是父母擦皮鞋，孩子也跟着擦皮鞋；父母蹬三轮车，孩子也跟着蹬三轮车；父母卖菜，孩子也在菜市场里帮忙；父母开饭店，孩子也跟在饭店里打杂；父母修自行车，孩子也跟着修自行车；如果父母小偷小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，孩子也肯定会跟着干……

“我们从小不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，因为生活和家庭环境的限制，我们也许永远跳不出“子承父业”的圈子。也许只有一条出路可以改变这种现状，那就是读书。如果考上了大学，有了文化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可是读书要很多钱，我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很难保证，又到哪里去找一大笔钱来读书？

“父母常常在亲戚、老乡和朋友面前夸我懂事，从小就能外出挣钱，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也许这就是所谓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吧。可是，即使我们在最小的年龄开始当家，开始挣钱，这又有什么用！难道我继承了父母的擦皮鞋工作，也让下一代再继承我这么干吗？”

小小的年纪，就有了这样的“忧患”意识，让人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。难道我们的教育就为的是让被批判得很臭了的“血统论”以另一种方式重演吗？许许多多的孩子因为穷，不得不世代代“子承父业”！过去我们用政治特权制造了“血统论”，当这种方式的“血统论”成了过街老鼠后，今天我们更用财富的不平等制造出新的“血统论”。这一次的“血统论”尤其坚强，不可撼动。因为它用使你贫穷得没有知识让你一代接着一代不能翻身。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”，这一次没有人大叫大嚷，暗地里不知不觉地就把一切安排好了——让富人的后代永远富，穷人的后代永远穷，这对我们自称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不是绝妙的讽刺吗？

太可怕了！一个社会如果在永久地制造着这样的现实，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。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没有和别人一样公平、公正地接受教育的机会，这个教育制度就是不平等的教育制度。我们天天说改革，为什么不改革这最根本的焦点呢？

今天的少年儿童将是明天社会的主体，可是这些孩子如果从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，我们的民族能和谐的发展，能繁荣昌盛吗？我们的国家能长治久安吗？我们能实现文明治国吗？或许我们正在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，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意识到罢了。每一个善良的人、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都希望改变这种现状，希望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能平等地拥有权利，健康地快乐地成长。

引用屈原的一句话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让我们拿出博爱的胸怀，来求索能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带来福音的道路吧。